

外阴白斑的中医外治研究进展

汪良松¹ 邓颖^{2*} (通讯作者)

1. 青海大学 青海西宁 810000

2. 青海省中医院 青海西宁 810000

摘要: 外阴白斑(外阴色素减退性疾病)是一种以瘙痒、皮肤色素脱失及萎缩为特征的慢性疾病,中医将其归为“阴痒”“阴疮”等范畴,病机多与肝肾阴虚、湿热下注及气滞血瘀相关,表现为外阴失养、气血瘀阻及局部微循环障碍。近年来,中医外治法凭借其多靶点、低创伤和整体调节的优势,成为改善症状、延缓疾病进展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 外阴白斑; 中药熏洗; 中药涂擦; 针灸; 耳穴压丸; 作用机制

引言

外阴白斑是女性常见的一种疾病,是指由于外阴皮肤黏膜营养失调引起的色素改变和组织变性引起的外阴黏膜局部慢性病变,临床主要以外阴瘙痒、皮肤色素减退、黏膜弹性降低为主要症状。该病的病因尚不清楚,大量临床研究表明,该病可能与外阴局部湿刺激、自身免疫性疾病(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遗传、激素水平低下、感染、代谢紊乱等有关^[1]。主要分为外阴鳞状上皮增生和硬化性苔藓两类,因其病变部位的皮肤和黏膜通常呈现白色,因此也被称为外阴白色病变^[2]。目前临床主要以硬化性苔藓为主,据国外研究数据表明,硬化性苔藓的发病率正在上升。根据荷兰登记数据,这个数字已经从1991年的一年7.4/10万妇女增加到2011年的一年14.6/10万妇女^[3]。外阴硬化性苔藓还具有恶变风险,一项纳入976例病例的大型研究显示,肿瘤发生风险为3.5%,肿瘤发病率为8.1/1000人年,肿瘤进展的累积概率从24个月时的1.2%增加到300个月时的36.8%^[4]。目前外阴白斑的西医疗法主要以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手术治疗为主^[5],但因病因尚不明确,仍无彻底的治愈的方法。随着中医学的持续发展,其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中医在治疗外阴白斑中展现了显著的价值,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外阴白斑中医外治的研究进展,从病因病机、外治方法、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实践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通过分析现有研究成果,探讨中医外治法的优势和局限性,为外阴白斑的综合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病因病机

外阴白色病变属中医学“阴痒、阴疮”范畴,^[6]历代医家多认为其是湿热为患,如《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谓:“妇人阴痒多因湿热生虫,甚则肢体倦怠,小便淋漓,宜服逍遥散、龙胆泻肝汤。”而《诸病源候论》中谓:“白癣之状,白色皴皴然而痒。此亦是腠理虚而受风,风与气并血涩而不能荣肌肉故也。”《灵枢·经脉》谓:“肝足厥阴之脉……过阴器。”《诸病源候论》谓:“肾荣于阴器。”中医学理论指出,外阴白斑的发病机制主要涉及多个脏腑功能的异常。具体而言,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是本病发生的内在基础。这种失调可导致气血运行受阻,经络系统出现瘀滞,同时外邪乘虚而入,共同引发疾病。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分析,该病的核心病机在于肝肾阴虚亏虚,精血生化不足。这种病理状态可进一步导致血虚化燥,燥盛生风,风邪内动则引发剧烈瘙痒症状。因此,患者常表现为外阴部干燥不适,瘙痒难耐。由于精血亏虚,外阴部失去濡养,最终导致皮肤色素脱失、组织萎缩以及皲裂等病理改变^[7]。

二、中医外治方法

(一) 中药熏洗治疗

中药熏洗疗法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将中药煎煮后,将药液倒入合适的容器中,首先使用药液热气熏蒸,直至温度变温后,再利用药液浸洗全身或局部患处的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具有温经散寒、疏风通络、行气活血、祛风除湿、清热解毒的作用^[8]。^[9]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芜湖市中医医院中医妇科以清利湿热、滋补肝肾为治疗原则,通过中药熏洗治疗1名外阴白斑患者,

该患者阴痒未复发, 外阴皮肤色泽正常。黄彦肖等^[10]用加味蛇床子散熏洗治疗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变患者, 以清热燥湿止痒为主, 经熏洗治疗后, 患者无明显外阴瘙痒, 皮肤粘膜颜色明显改善。石海银和翟婷婷^[11]采用古方加味五味消毒饮坐浴治疗2例外阴白斑验案, 方以清热解毒、燥湿止痒为则, 临床疗效显著且停药3月后均无复发, 推动了运用古方古法治疗外阴白斑的积极性和思维能力。周燕媛等^[12]用内服当归饮子加味联合白斑洗剂外洗治疗外阴白色病变, 整体和局部结合, 标本同治, 有效率达84.62%, 效果显著。

(二) 中药涂擦治疗

中药涂擦是通过将外用中药直接涂抹在皮肤上, 皮肤通过吸收药物, 发挥疗效, 从而实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祛风除湿止痒等效果^[13]。中药涂擦是目前临床常用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 药物可直接通过皮肤吸收而发挥其药效, 此过程不经过肝脏, 也就没有“首过效应”, 且有效避免了胃肠道不良反应的发生, 不同部位的皮肤其通透性也不尽相同, 外阴部皮肤的通透性相对较大, 特别是对于损伤皮肤, 对药物的渗透率可达几倍甚至几十倍, 因此受损部位皮肤的角质层虽受到了破坏, 但同时药物的吸收能力也较强, 此外, 将中药成分按照一定的标准配制成中药膏, 使用简便、毒副作用小、安全性高, 已被临床各科室广泛应用, 其应用率在妇科疾病中也极高^[14]。黄丹丹等^[15]通过外用青黛膏治疗肝热脾湿型外阴白斑有效率达100%。王鲜菊和刘晋敏^[16]用山西省外阴白斑研究小组提供的白斑膏与2.5%氢化可的松软膏合用2%丙酸睾酮软膏对比治疗女性外阴上皮非瘤样病变, 结果显示白斑膏治愈率96.7%, 有效率100%, 氢化可的松软膏合用丙酸睾酮软膏治愈率仅10%, 有效率56%, 并且复发率明显高于单独使用白斑膏。赵芮莹^[17]用养血润燥、清热利湿止痒的归芪藤草膏涂擦治疗血虚湿蕴证的外阴白斑, 归芪藤草膏改善瘙痒疗效、临床疗效、总体疗效均优于竹红菌素软膏。王桂萍等^[18]应用自制白斑膏对瘙痒模型小鼠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小鼠的PAR-2和组胺水平下调, 具有良好的止痒消炎作用。

(三) 针灸治疗

针刺具有儒养经脉、疏通经络的功效, 从而能改善外阴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 加强皮肤代谢功能, 改善皮肤弹性^[19]。赵海波等^[20]用针刺治疗外阴白斑, 局部的针刺十分有效的改善了外阴瘙痒和恢复了局部皮肤的弹性。专家祁越运用新九针中的火针治疗外阴白斑, 外阴瘙痒、

皮肤黏膜弹性及色素都得到明显改善, 且复发率极低^[21]。王卫红等^[22]将针刺和火针联用治疗, 也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李莉和李彭^[23]通过针刺配合耳穴贴压治疗, 总有效率高达90%, 更好的体现了“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的中医理论。郝璐等^[24]利用电热针温补疗法直击病灶, 改善局部气血运行, 其温热、通络的作用通过经络改善全身状况, 通过局部与全身综合调理, 达到协同作用, 从而在治疗外阴白色病变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王璐和张冬梅^[25]运用中药内服和外敷结合浮针围刺治疗外阴白斑, 自拟中药的内服外敷运用标本兼治的思想, 联合浮针围刺对皮部进行刺激, 能够对脏腑以及相应的经络进行调整, 进而能够促使气血运行通畅, 起到气血生化的作用, 临床的疗效十分明显, 更好的利用了中医的优势。

(四) 耳穴压丸治疗

耳穴压丸是基于中医经络理论的重要治疗手段。根据《灵枢·口问》记载, 耳部是经脉汇聚之处, 与全身各器官存在对应关系。耳廓特定区域能够反映内脏器官的病理变化, 通过刺激这些区域可调节相应器官功能。该方法不仅能促进耳部血液循环, 还可增强全身微循环功能, 从而实现疾病治疗的目的^[26]。李晓娟等^[27]通过耳穴压丸对内分泌穴的刺激调控机体各器官的内分泌系统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瘀滞状态, 同时具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对皮质下穴的刺激调节大脑皮层活动, 缓解瘙痒和疼痛症状。对交感穴的刺激影响平滑肌和血管的舒缩功能, 从而产生显著的镇痛效果。通过王不留行籽对不同穴位的协同作用, 实现整体调节和局部治疗的双重目的, 提高了治疗外阴白斑的有效率, 降低了复发率。

三、作用机制

(一) 免疫反应的调节

中医外治通常涉及使用可以调节免疫反应的草药制剂。例如, 某些草药具有免疫调节特性, 可以增强局部免疫功能, 从而减少炎症并促进受影响的外阴组织的愈合。这与免疫反应调节剂已被证明有效的其他皮肤病的发现一致^{[28][29]}。

(二) 抗炎作用

许多用于外部应用的中草药已显示出抗炎特性。这些草药可以通过减少局部炎症来帮助缓解与外阴白斑相关的症状, 例如瘙痒和不适。中药制剂的抗炎作用已在各种研究中得到证明, 突出了它们在控制皮肤病方面的潜力^{[30][31]}。

(三) 促进血液循环

中医强调血液循环对维持健康的重要性。针灸和草药膏药等外部疗法可以刺激血液流向患处，促进营养物质的输送和废物的清除。改善血液循环可以促进愈合过程并有助于白斑病变的消退^{[32][33]}。

小结

中医外治法在外阴白斑的治疗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具有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等优点。中药熏洗、针灸、耳穴压丸等方法通过多靶点、多途径发挥作用，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促进色素恢复。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标准化治疗方案有待完善等。未来研究应着重于深入探讨中医外治法的作用机制，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制定规范化治疗方案。同时，可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开发新型外治制剂，提高治疗效果。此外，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探索个体化治疗方案，也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外治法将在外阴白斑的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Li L.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of crisaborole oint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vulvar leukoplakia[J]. Revista Da Associacao Medica Brasileira (1992), 2023, 69(1): 97-100.

[2] 段清珍. 外阴白色病变的病因病机及临床研究进展[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20, 32(12): 2377-2381.

[3] Bleeker M C G, Visser P J, Overbeek L I H, et al. Lichen sclerosus: incidence and risk of vulva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 A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Co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reventive Oncology, 2016, 25(8): 1224-1230.

[4] Micheletti L, Preti M, Radici G, et al. Vulvar lichen sclerosus and neoplastic transformation: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976 cases[J]. Journal of Lower Genital Tract Disease, 2016, 20(2): 180-183.

[5] 马彦苗, 张立环, 党琼, 等. 中西医治疗外阴白斑的研究进展[J]. 中外医学研究, 2023, 21(3): 162-166.

[6] 鲁琴, 杜惠兰, 陈景伟, 等. 杜惠兰教授对外阴色素减退性疾病治疗的临床研究[J]. 河北中医药学报, 2023, 38(1): 61-64.

[7] 冯晓玲, 张婷婷作. 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M].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1.

[8] 张俊忠, 秦长伟, 李景银, 等. 中药熏洗疗法研究概况[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1, 35(5): 463-465.

[9] 郭汤静, 张丽. 中药熏洗坐浴治疗外阴白斑验案一则[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4, 40(2): 376-377.

[10] 黄彦肖, 任青玲, 孙凤丹. 加味蛇床子散熏洗治疗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变探析[J]. 中医药导报, 2017, 23(19): 104-105.

[11] 石海银, 翟婷婷. 加味五味消毒饮熏洗坐浴治疗外阴白斑病验案2则[J]. 中国民间疗法, 2021, 29(6): 104-106.

[12] 周燕媛, 胡红, 任强强. 内服当归饮子加味联合白斑洗剂治疗外阴白色病变52例[J].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2015, 31(4): 234-235.

[13] 李娟, 王健. 迟华基应用中中药涂擦法撷英[J]. 中国民间疗法, 2025, 33(5): 22-25.

[14] 马彦苗. 中药涂擦联合波姆光照射疗法在外阴白斑患者中的护理效果观察[D].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2023.

[15] 黄丹丹, 葛崇华, 郭英, 等. 青黛膏外涂治疗外阴白色病变临床疗效分析[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4, 37(3): 352-354.

[16] 王鲜菊, 刘晋敏. 白斑膏治疗女性外阴上皮非瘤样病变疗效观察[J].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2014, 45(10): 968-969.

[17] 赵芮莹. 归芪藤草膏外治外阴白色病变(血虚湿蕴证)的临床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9.

[18] 王桂萍, 武宇, 李虎虎. 白斑膏对瘙痒模型小鼠 par-2 和组胺水平的影响[J]. 山西中医, 2019, 35(6): 52-54, 60.

[19] 王振侠. 针刺治疗肝肾阴虚型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变的临床观察[D]. 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4.

[20] 赵海波, 丛慧芳, 赵锐, 等. 针刺治疗外阴白斑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 2013, 32(3): 191-192.

[21] 刘东升, 王文德. 新九针专家祁越临床经验简介[J]. 上海针灸杂志, 2019, 38(4): 460-462.

[22] 王卫红, 李顺华, 王永臻, 等. 针刺加火针点刺治疗外阴白斑49例[J]. 上海针灸杂志, 2001(5): 23.

[23] 李莉, 李彭. 针刺配合耳穴贴压治疗外阴白色病变20例[J]. 中国针灸, 2012, 32(5): 394.

- [24]郝璐, 孙俊健, 孟君, 等. 电热针联合毫针疗法对外阴白斑的临床疗效观察[J]. 现代中医临床, 2024, 31(2): 28-31, 48.
- [25]王璐, 张冬梅. 探析中药内服外敷加浮针围刺治疗外阴白斑的临床疗效[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6, 10(17): 275-276.
- [26]王蕾, 李宁. 耳穴埋针联合氩氛激光照射与复方白斑膏治疗外阴白色病变疗效观察[J]. 北京中医药, 2017, 36(5): 461-464.
- [27]李晓娟, 彭华杰, 申素峰. 耳穴压籽辅治外阴白色病变效果观察[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24, 40(10): 1995-1997.
- [28]Sauder D N.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emerging role of immune response modifier therapy in dermatologic conditions[J]. Journal of Cutaneous Medicine and Surgery, 2004, 8(S3): 3-12.
- [29]Liu S H, Chen P S, Huang C C, et al. Unlocking the mystery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Chinese medicine on cancer[J].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2020, 11: 601785.
- [30]Sun G dong, Li C yuan, Cui W peng, et al. Review of herb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nephropathy[J]. Journal of Diabetes Research, 2016, 2016: 1-18.
- [31]Li X M, Brown L. Efficacy and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for treating asthma and allergy[J].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2009, 123(2): 297-306.
- [32]Cao H, Zhang A, Zhang H, 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metabolom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pens up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METABOLOMICS IN TCM[J]. Phytotherapy Research, 2015, 29(2): 159-166.
- [33]Yang X, He M, Tang Q, et al. Metabolomics as a promising technology for investigating external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review[J]. Medicine, 2024, 103(48): e40719.